

2019.03.23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四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为罗轻舟。

如需订阅，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说明。我们将为您发送每期译文。

目录

1. 积习难改	2-5
2. 矛盾重重的儒家伦理	6-8
3. 中国不耐烦了	9-12



经译求经

积习难改

不慢 译

云南昆明

中国的惩罚性禁毒政策并未奏效。

林广鹏（音译）的家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 年前，正值青春年少的他，在离家不远的一次聚会上，第一次吸食朋友们带来的海洛因。林先生（化名）很快上瘾了，接下来的很多年，他都生活在铁窗内——包括几段在戒毒所的漫长时间。他说，这些强制隔离戒毒所里的管教让他到戒毒所管辖的监禁人员工厂内劳动。这些机构是为了治愈你的身体而设立的，但却“摧残着你的精神”。

中国对毒品的态度十分严厉。该国每年被处以极刑的数千名死囚中，很多都是贩毒者。他们有时还会在公审大会前被带去游街。一车车学童被巴士拉来观看这些杀气腾腾的活动。吸毒者可能会被警察当场处罚。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被关进与林先生待过的类似的戒毒所，通常未经审判就被关押两到三年。中国司法部戒毒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有大约 32 万人被关进这样的地方。这一数字比 2016 年减少了 3.6 万，但比 2012 年增加了 12 万。

这些戒毒人员被释放后仍会受到警察的骚扰。林先生最近一次的强制隔离戒毒（长达两年）结束于 2018 年。他头

脑清醒，深思熟虑后下定决心不再复吸。但他的名字依然在政府的吸毒人员名单中。这些人有义务随时接受警方的尿检抽查。这一检查通常在警察局进行。有时他们还会趁人们在酒店登记或是准备登飞机时突然实施检查。林先生推测，现在的智能摄像头和手机追踪能够让警察更加随心所欲找到一个人并让他接受检查。

上个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说他询问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是否存在毒品问题。他说习近平否认了这一点。“我们给贩毒者判死刑，这就完事了。”特朗普先生用生硬的英语转引习近平的话。不过中国明显存在这个问题。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可能还不包括成功戒毒三年以上者）人数直线上升。1991 年，登记在册的吸毒者有 15 万人。到了 2017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250 万。专家预计，吸毒者总人数大约是这一个数字的 5 倍。

直到几年之前，中国的硬性毒品问题主要涉及云南这样的贫穷省份，这里靠近东南亚的罂粟产区。可是现在吸毒现象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蔓延。更常见的毒品变成了以冰毒为主的合成兴奋剂。毒品主要还是从国外偷运入境，通常是缅甸。也有一些是在中国的非法实验室制造。

这些趋势使官方忧心忡忡，他们已经在试点更少惩罚性的控制需求侧的方法。中国的强制戒毒所的管理权大部分都从公安部门转移到司法行政部门。一位中国专家称，司法部门更热衷于为看押人员提供合适的药物帮助戒毒。

同时，警方也不再把首次吸毒者投入强制戒毒中心（尽管他们依然保持高度戒备：1月，北京警方发出公告，公民提供信息帮助警方每抓获一名吸毒者，奖励500元人民币，约合75美元。抓获一个超过10人的团伙，奖励20000元）。王伟嘉（音译）是一家为吸毒者及其家庭提供咨询的慈善机构“希望微光”（英文原文“Glimmer of Hope”）的成员。他说，提供戒毒治疗的私营医院和诊所近年来有所增长。中国采用美沙酮口服疗法治疗海洛因成瘾的诊所数量，从2004年的寥寥数家增长到2013年的700多家，他们大部分是公立的。要拿到美沙酮，吸毒者们就必须提供接受过戒毒治疗的证明，无论是在强制戒毒所还是在诊所都可以。

但改变是缓慢的。那些在美沙酮疗法诊所或是私人治疗中心治疗的戒毒者仍不安全。警察可能会为了完成抓捕指标而拿他们开刀。2008年，一项法律被通过，承诺实施更多的社区戒毒计划。但实际实施的数量很少，且效果不佳。并没有可靠迹象表明，政府在努力尝试发明新的方法代替监禁。官方很容易识别出吸食海洛因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常常被毒瘾弄得天翻地覆。但是根据两位美国大学里的犯罪学家希尔顿·张（Sheldon Zhang）和科林·陈（Ko-Lin Chen）的一篇论文，官方发现识别出冰毒以及其他强力兴奋剂的吸食者更难，因为这些毒品不像海洛因，第一次使用就产生强烈的药物依赖性。一位专家猜想，政府的吸毒者登记识别出了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海洛因吸食者，但识别出的冰毒吸食者

只略微超过实际吸食者的五分之一。

自 2016 年开始，几个地方开始尝试通过检测下水道中的毒品药物残留来帮助警方找出吸毒者和贩毒者。中国的禁毒机构说这种方法已经让缉毒工作实现“转型”。2018 年 4 月，南部城市中山市称，在上一年度，这一技术已经帮助警方抓获了 341 名吸毒者。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会长郝伟称，许多官员依然认为药物滥用不是医学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政治上的耻辱历史让这一问题复杂化。19 世纪，中国在与英国的两次战争中都失败了，这两次战争的导火索正是英国的贸易商向中国偷运鸦片。很多中国人谴责英国助长了中国人对毒品的沉迷，使中国经受了被外国列强欺侮的“百年国耻”。今天的吸毒者也继承了这一耻辱的一部分。但中国应对这一问题的惩罚性方法并不能帮助其“一雪前耻”。

电视剧

矛盾重重的儒家信徒

罗轻舟 译

北京

一部热播剧拷问了盲目顺从不讲理的父母的行为

微博是中国版的推特，连续 20 天以上成为其十大热门标签之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年 3 月 1 日在省级卫视首播的连续剧《都挺好》做到了这一点。该剧讲述了一个虚构的中国家庭被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故事。该剧的主角苏明玉很少与她的鳏夫父亲以及两个哥哥中的一个相处融洽。父亲苏大强是一个挑剔而古怪的人，他期望他的两个成年了的儿子资助他奢侈的癖好。这导致了兄弟间持久的冲突，两人都不希望被称为不孝顺的人。

《都挺好》剧集网络播放量超过了 3 亿 9 千万次，比在线收视率紧随其后的电视剧多了 2 亿 7 千 8 百万。从《辛普森一家》到《权力游戏》都可以看到，在许多西方国家影视剧涉及家庭争吵是平常之事。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偏好娱乐是不带质疑的，所以《都挺好》剧中对盲目服从传统价值的拷问引发了争议。观众被该剧对中产阶级生活少有的据实地描绘惊呆了。

许多中国人能够将苏家的问题与自己联系起来。剧中女儿对父亲持有抱怨情绪，特别的是这种情绪也针对她已故的

母亲，因母亲生前虐待她的同时却对家中的两个哥哥宠爱有加。当女儿还是一个孩子时，她就被父母安排了要洗哥哥的衣物。当她的一个哥哥打她时，父母视而不见。1979 年中国实施了一个家庭只允许生一个小孩的政策，2016 年改成了可以生两个。对许多出生在 1979 年前的女观众而言，这样的场景勾起了痛苦的记忆。许多女观众使用社交媒体去分享她们自己在家庭内被性别歧视的经历。

但是该剧引发的最大反应是剧中对孝顺的批评。即使是现在，儒家伦理中一个人对父母始终不渝的衷心仍然被视为不容置疑。许多人宣称对遵循该准则最好的检验就是子女是否在父母年老后对他们进行了很好的照料。中国的新闻应用程序“今日头条”近期发起的一项投票发现，中国 54% 的老年人的过半开销由其成年子女负担。无疑，这一现象部分归咎于不健全的养老金制度。北京的一名《都挺好》的热心观众认为，但这一现象依旧反映了一种“永不对父母说不”的文化。

然而，在该剧中鳏夫父亲没有引起这样的同情。他常常耍脾气，并坚持让他最大的儿子给他买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他儿子不情愿地顺从了。社交媒体上的人评论这个父亲是“巨婴”，他们说这种巨婴特性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父母身上。剧中苏家的子女们尽了他们的本分，但是观众还是为苏家的子女们表现出的对父亲的不满喝彩。

官方媒体对该剧的评论褒贬不一。北京日报评论该剧现

实取向的情节和表演触及到了许多观众的痛点，但该剧是失真的。该评论称该剧不合理地通过将老年人的每一种可能的坏毛病赋予到一个人身上，而对老年父母进行讽刺描绘。大概，表现了共产党所欣赏的每一种优点的人物为主角的电视剧会更适合出现在电视上。

茶馆专栏：中国没耐心了

吴译凡 译

放弃“韬光养晦”的信条是有代价的

迟至 2007 年，中国的审查机构终于许可了一部詹姆斯·邦德系列影片在中国大陆影院公映。彼时，该系列电影已有超过了 40 年的历史。只是多亏了猖獗的盗版，这位按其代号俗称为 007 的英国特工才为中国观众熟知。对于邦德系列早期影片中所钟爱的一种套路，中国的领导人最好还是做些研究。在片中，当邦德落到反派的手里，心狠手辣的反派往往认为邦德已经离死期不远，于是乎向被俘的邦德吹嘘自己统治世界的阴谋。而邦德靠着那辆经过良好改造的阿斯顿马丁，证明了那些反派人物的牛皮吹得太不是时候了。片刻之后，邦德得以脱身，结局是坏蛋的老巢被捣毁、计划被挫败。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中国实现世界顶尖强国的努力面临着异乎寻常的阻力。而很让人吃惊的常常是，中国的难处来自影评人可能会形容的邦德片中反派的失策的那类情形，牵涉到过早地吐露自己的野心。

举例而言，美国官员就正对盟友施压，促使其在 5G 移动通信网络中避免使用中国的高科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若某些国家的政府使用如华为一类的科技巨头的产品，美国政府也许会拒绝与其共享情报。而华为，正是蓬佩奥指

责为与中国情报部门有“深度关联”的公司。今年3月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声明称，中国政府绝对不会要求（本国）公司违法对其他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他坚持说：“这不是中国的作为”。但可叹的是，一些外国政府和企业了解中国法律公开许可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李先生的话并不能完全让人放心。尤为显著的是，2017年通过的一部情报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规定，中国的所有组织和个人须配合国家搜集情报的活动。不得对情报部门征用其场所或设施提出异议。

而美国的对华强硬派，如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则抓住了中国霸气外露的另一个表征：“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于4年前出台，是一份关于高科技产业政策的路线图，雄心十足。今年2月，卢比奥先生担任主席的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份报告，分析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诸多目标，如号召中国公司占领半导体、电动汽车等产品的国内市场。该报告还反过来称，在一个方面，美国人简直要感谢（中国）那些编制规划的人，因为他们点出了在中国享受优惠的产业。卢比奥的团队写道：中国的计划为“（美国）有效的防御性行动”提供了“蓝图”——从针对不公平技术转让的惩罚性关税，到扶持美国企业的方案。

欧洲也不像邦德片里反派人物的猫那样顺从。今年3月12日，欧盟执委会及欧盟外事机构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布了一

份涉华战略报告，基调异乎寻常地不乐观。报告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上，中国是合作伙伴；正如在经济上，中国是竞争者。而报告同时认为，中国在介入全球准则、规则及多边组织时，往好了说是“有选择性的”，往坏了说则是在削弱既有秩序，因此称中国为“系统性的敌手”。与美国参议院一样，欧洲的这份报告也提到了“中国制造 2025”，将其视为中国官方让中国高科技企业免于竞争的计划。而欧洲企业若想打入中国市场，则有前提条件，即要被迫向（中国的）合作方转移宝贵的技术。报告呼吁，欧洲各国政府在与中国谈判互惠性的贸易条款时要保持团结。

而今年 3 月 22 日到 24 日，当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时，欧洲是否团结就将受到考验。习主席此行之意，是要拉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这一全球性基础设施计划。美国及欧洲多国政府曾力劝意大利在这方面谨慎从事，如同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因计划就是一个债务驱动型的总规划，目的是打造一个（与现存秩序）并列的、由中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国外长王毅则劝说意大利打消疑虑，加入到“一带一路”之中。他说：“我们相信你们会坚持自己作出的决定。”而对于“中国制造 2025”，中国的官员淡化其重要性，称其无非是编制规划的机构太多的产物。而其引起外界警觉的购买国货目标，只是来自不具约束力的指导文件。

为了在贸易战谈判中安抚美方，中国于今年 1 月宣布将颁布新的外商投资法。这部法律作出了多项承诺，其中规定

外国企业在与政府监管机构共享其商业秘密时不会被泄漏。但在华外国商会的表态比较谨慎，他们指出该法律尚缺乏执行细节。对不少在华外企高管而言，中国在过去四年间出台的工业政策不啻为邦德电影中反派的自白。在这四年里，他们意识到中国对未来的愿景或许已将其完全排除在外。

你奢望我再说几句吗？不会了，邦德先生，我要你死。

有人常说，今天的中国更强硬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要“韬光养晦”，中国当然已经告别那个年代了。实际上，中国的实力也已经藏不住了。以往，中国总时不时地显露出强硬的一面，又间或承诺说要开放市场，保护外企。而新的情况是，中国已经不耐烦了。当外国以国际准则、规则为据说“不”的时候，（中国的）官员们越来越容易被惹毛了。而惯于被灌输“中国伟大”的民众，一旦感觉（按普通中国人的看法）自己的国家没得到应有的尊重，就会感到愤慨。所有这些情况都在助涨（中国的）不耐烦。这是否会适得其反，取决于别国如何回应。美国可能禁止本国的高科技公司与中国有业务往来；欧洲多国政府可能开始对中国的投资进行更严苛的审查。而由于特朗普总统，想预估西方的回应将更加困难。特朗普本人就受不了准则和规范，又一心要得到尊重，就像邦德电影中的反派。私下里，对于自我吹嘘的新喜好，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不禁感到唏嘘。但不少官员只当耳边风，他们实在是太匆忙了。